

# The Christmas Sweater



# 圣诞毛衣

〔美〕格伦·贝克 著 李慧娟 译



南海出版公司

The  
Christmas Sweater

# 圣诞毛衣

〔美〕格伦·贝克 著 李慧娟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诞毛衣/[美] 贝克著; 李慧娟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1.1

ISBN 978-7-5442-5030-6

I. ①圣… II. ①贝…②李…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23123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0-069

THE CHRISTMAS SWEATER: A NOVEL  
by GLENN BECK WITH KEVIN BALFE & JASON WRIGHT  
Copyright © 2008 BY MERCURY RADIO ARTS, INC.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IMON & SCHUSTER, NI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圣诞毛衣

[美] 格伦·贝克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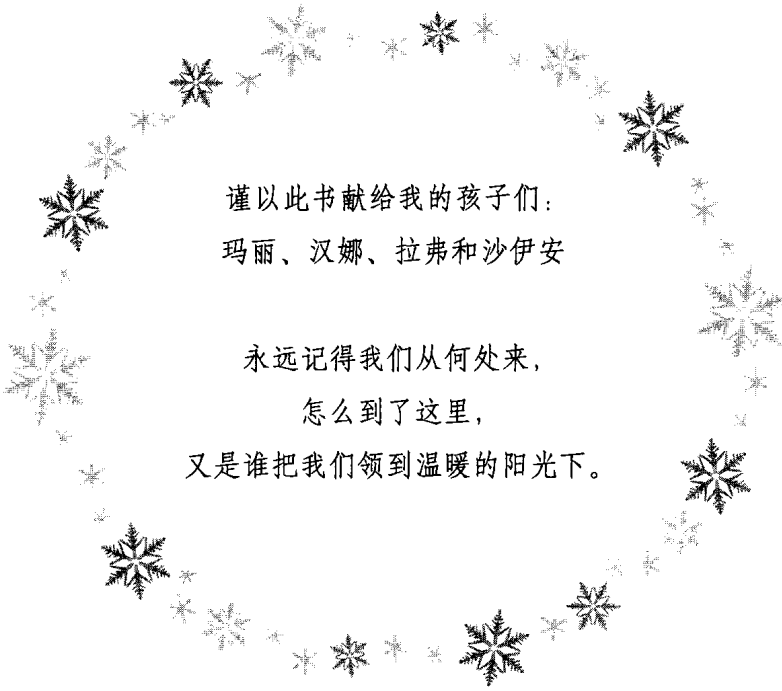
李慧娟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 昕  
特邀编辑 邢培健 高天航  
装帧设计 蔡阳阳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90千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5030-6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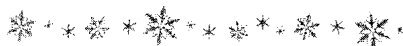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孩子们：  
玛丽、汉娜、拉弗和沙伊安

永远记得我们从何处来，  
怎么到了这里，  
又是谁把我们领到温暖的阳光下。



## 故事是这样结束的……



那件圣诞毛衣已经在我家壁橱的顶层隔板上放了好多年。

几十年前，它就已经不再合身，而且要不是早年频频迁居，它甚至都不会再被碰。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我都绝不会考虑把它送人。每次搬家，我都轻轻把它叠放在箱子里，连同其他家当一齐运送到下一个住处，然后再小心翼翼地把它安放在另一个储物架上，从不去穿它。



无论时间过去多久，只要看见它，我心中就会翻起巨浪。交织在这团毛线之间的，是我纯真童年的片段回忆——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悔恨、恐惧、希望、沮丧，而随着时光流逝，这杂陈的五味却又全都融汇成我心中最大的欣喜与快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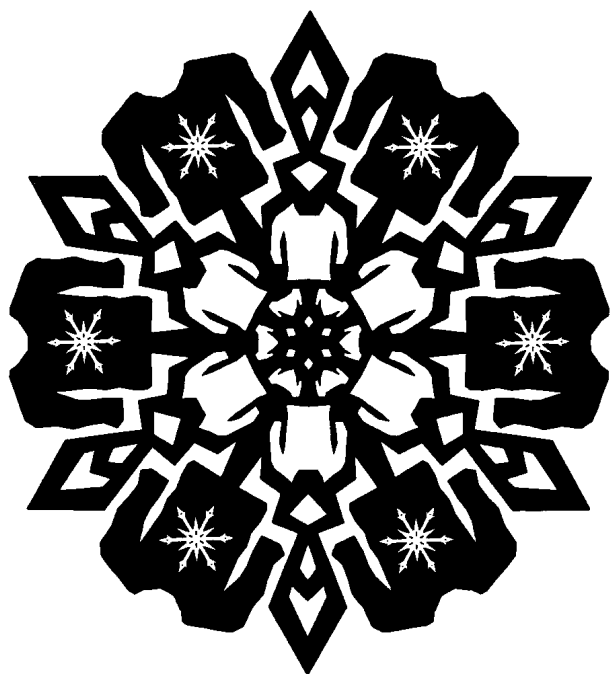
记述这段故事本是为了与家人分享。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它仿佛超出了我的掌控，有了自己的生命，自然而然地延展开去。有些事，我多年来一直努力避免提起，而且也一度成功地忘记，然而此刻却又全都从心底喷涌而出。这种感觉就像是那件毛衣正迫不及待地想要讲述自己的故事。

也许，它已经在隔板上沉默了太久吧。

我花了三十年时间，才能坦然地与旁人分享这段回忆。恐怕我要耗尽余生，方可完全体会它背后蕴藏的寓意和力量。虽然在接下来的这则故事里，人物姓名以及事件的具体情节已稍做修改，但它的核心部分从不曾改变——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个圣诞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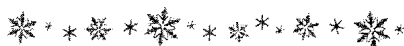
一年又一年，圣诞又在眼前，我谨将这段故事奉献给读者，权作赠予诸位的圣诞礼物。希望它能为你和你所珍爱的人带来一份温馨与快乐，就如同我当初感受到的那样。







## 艾迪的祈祷



上帝啊，我知道我已经有好些日子没跟您谈心了，为此我深感抱歉。

出了那么多事，真不知道说什么好。

妈妈总跟我说，您一直守护着我们，即使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也不例外。我很想相信她的说法，但是有时候又实在想不通您为什么会让这些事全都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知道妈妈工作辛苦，而且我们手头很紧。可是上帝啊，要是我能在圣诞节得到一辆自行车，那一切都会变好的。只要能向您证明这是我应得的礼物，要我做什么都行。我会按时去教堂。我会用功读书。我会努力做妈妈的好儿子。

我会用自己的努力赢得这份礼物，我保证。





## 第一章



挡风玻璃上积了厚厚一层雪。雨刷器来回摆动，画出两个半圆。我身子前倾，下巴靠在前排车座的尼龙座套上，心想，这真是一场好雪。

“靠后坐好，宝贝儿，”我的妈妈玛丽轻声叮嘱道。虽然只有三十九岁，可是疲惫的眼神、乌黑秀发里过早露出的缕缕银丝却让大多数人以为她比实际年龄苍老。如果人的年龄是以经历的世事来计算，那么他们的感觉也许是对的。

“可是妈妈，靠后坐的话，我就看不到雪了。”

“好吧。不过我们下次停车加油以后，可不准你再这样坐了。”

我又朝前凑了凑，把脚上那双穿旧了的凯兹牌帆布鞋搁在这台老福特平托<sup>①</sup>车厢地面中央的隆起处。与同龄孩子相比，我更瘦更高，所以只得蜷起膝盖，窝在后座上。妈妈说这样更安全些，但是我知道，这其实跟安不安全没太大关系，主要是因为那台收音机。她特别钟爱佩里·科莫<sup>②</sup>唱的温柔情歌，我却觉



①福特公司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北美推出的一款廉价车型。

②美国二战后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著名流行歌手和电视明星。

得无聊至极。所以坐在前排时，我总会不停地调台，想找点真正的音乐听听。

我们的车朝加油站驶去。透过纷飞的大雪，我依稀看见芒特弗农镇<sup>①</sup>的轮廓。一千多盏圣诞彩灯装点在主干道两旁。华盛顿州很少有暑热难耐的盛夏，不过要是真到了烈日炎炎的时候，这些披挂在路灯杆上的彩灯看上去总会有些不合时宜。它们就像冬眠了似的一直悬在那儿，直到市政工人换掉那些长眠不醒的灯泡，给它们通上电。不过此时已是十二月，彩灯再度焕发出魔幻光彩，让我们这些孩子因为圣诞节的到来而兴奋不已。

但那一年，我的心情与其说是兴奋，不如说是紧张的期待，期待到了圣诞节我们的生活能够恢复正常。以前，每到圣诞节的早上，我们家总是洋溢着欢声笑语，屋子里也堆满了各式礼物。可是自从三年前爸爸去世以后，我觉得圣诞节似乎也随他而去了。

爸爸去世之前，我从未担心过家里的经济状况。我们家虽然称不上富有，但也不算穷——就是普普通通一家人。我们住在一个不错的小区里，房子漂亮舒服。每晚有热腾腾的饭菜。五岁那年，我们甚至还去了趟迪士尼乐园呢。我记得为了坐那里的升降飞机，我还特意打扮了一番。不过后来的几年里，全家人就很少出门旅行了，唯一一次就是去桦树湾——虽然这个名字听上去挺有异国情调，但其实就是一片布满岩石的海滩，距我们家只有一小时车程。

---

<sup>①</sup>美国华盛顿州北部的一座小镇。



那时候，我们的生活从不缺什么，只是希望全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能再多些。

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就买下了“都市面包房”——它在这座小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爸爸每天都要工作很长时间，几乎总是在太阳公公（或者他儿子）起床之前就出门去干活。妈妈则先送我上学，然后稍微收拾一下屋子，洗洗衣服，再到面包房与爸爸一起忙活到天黑。

放学后，我总会步行到面包房去给爸爸妈妈当帮手。有时候，不到半个小时我就能从学校走到面包房，不过通常情况下，路上会多花一些时间。一周里至少有那么两三天，我都会在城边那座横跨 I-5 号高速公路的天桥上停下来，看着一辆辆汽车和卡车呼啸而过。很多小孩都会站在桥上，朝下面吐口水，希望能击中过往车辆。不过我可没有那么顽劣，这种恶作剧，我只会在头脑中想象一下而已。



我总是抱怨要来店里帮忙，尤其是爸爸让我刷锅洗盘子的时候，牢骚就更多了。但是暗地里，我还是很喜欢看爸爸工作的模样。别人也许会叫他面包师傅，不过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手工艺大师或雕塑家。虽然他用的不是斧凿和泥巴，而是面团和糖霜，可做出来的样样都是杰作。

像我这么大时，爸爸和叔叔鲍勃就已经在他们父亲的面包房里当学徒了。那时候，他们系着围裙，没完没了地刷洗着锅盘。放学后，他们则会学习做糕点的各种配方。这样没过多久，爸爸的手艺就超过了师傅。

在面包制作方面，爸爸颇有天分。我们这个家族里，只有

他能让那些配方活力焕发。所以，“都市面包房”的各式面包和糕点很快在镇上出了名。爸爸热爱自己亲手创造出的美味，几乎不亚于他对家人的爱。

周六总是个特别的日子，因为爸爸会花上大半天的工夫撒糖霜装饰糕点。我也最喜欢在这一天和他一起工作，当然这并非巧合。其实说“工作”多少有点夸张，因为我还不太会独立烘烤面包。爸爸让我做的，也就是从恒温箱里把发酵好的面团拿出来而已，不过我会仔细观察他的操作过程，而且总是不失时机地履行自己作为“糖霜品尝师”的职责。

爸爸一直试图把他做糕点的手艺传授给我，然而我总不开窍。妈妈说全怪我注意力不集中，其实我心里清楚，这是因为和烤面包相比，我更喜欢吃面包。我从没对面包师这个职业产生过兴趣——工作太累，还得早起贪黑。不过爸爸却从未放弃教我，因为他相信将来某一天，我会改变主意。

他的第一项教学任务是让我学习做饼干，所以安排我负责做饼干用的面团和搅拌器，不过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只要我和生面团单独待上几分钟，他就没有什么面团可烤了。打那以后，爸爸改变了策略，把“实践操作课”换成突击考查。他向我演示如何做德式巧克力蛋糕，待我观看几遍后，就考查我有没有记住配方。每当我提到某些与糕点毫不相干的配料，比如肉之类的东西，爸爸就会生气地朝我脸上撒点面粉，以示惩罚。

一天，爸爸正在检查我对苹果卷配方的掌握情况，收银员（也就是我妈妈）突然走到后边来，问他能不能去帮忙招呼一位



顾客。这种情况并不少见——爸爸总会时不时到店前面去一趟，尤其是下午，因为这个时候，烤箱正在冷却，妈妈也要到银行去一趟。我想这应该是爸爸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刻，他乐于和人打交道，而且也非常喜欢观察顾客们品尝新款面包时脸上的表情。

那天，我看见爸爸和奥尔逊太太打了声招呼。奥尔逊太太应该是这镇上年纪最大的人了，她是我们面包店的常客。每次招呼这位客人时，妈妈总会额外花些时间听她讲那些陈年往事。我猜妈妈应该是对这个孤苦无依的老人心生怜悯吧。爸爸也同样对这位老妇人毕恭毕敬，对她说话时，脸上总是挂着温暖的微笑，而且每逢这时，奥尔逊太太的脸上也会渐渐露出一丝笑容。爸爸总是能用他的微笑感染许多人。

奥尔逊太太这次来只是想买一条面包，可是从拿破仑蛋糕到德式巧克力蛋糕，爸爸足足花了五分钟时间劝她再选些其他糕点。奥尔逊太太一概婉拒，爸爸却坚持说这些东西由他请客。奥尔逊太太终于松了口，咧着嘴开心地笑了起来。她夸爸爸实在是个好心人。我记得“好心人”这个词，因为这描述虽然简单朴实，却也真实贴切。爸爸的确是个好心人。

等爸爸用袋子包好面包，用盒子装起赠送的糕点，奥尔逊太太从钱包里掏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钱。据我所知，那根本不是现金。看上去更像是优惠券之类的东西，不过我们店可从来都没赠送过优惠券。她转身要走，我的心跳也随之加速。难道我就眼睁睁地看着爸爸上当受骗？我们全家的衣食起居全靠这面包店的生意，而且更重要的是，给我买礼物的钱也是靠它赚



来的呢。于是我偷偷走到收银机旁，压低嗓子提醒爸爸：“爸爸，那可不是钱哦。”

我还以为奥尔逊太太听不见，没想到她突然停下脚步，回后头看着爸爸。爸爸对我怒目而视。“艾迪，回后头去。马上！”他态度坚决地命令道，转而又同情地对奥尔逊太太点了点头，温暖地一笑。奥尔逊太太这才转回身，继续朝门口走去。我知道自己闯祸了。

朝店后面走的时候，我脸上火辣辣的，绝不亚于旁边烤箱的温度。“艾迪，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可你知道你说那话让奥尔逊太太有多难堪吗？”

“不知道。”我回道。我真的不明白。

“艾迪，奥尔逊太太可是我们店里的一位好主顾。大约一年前，她丈夫去世了，她过得很艰苦。你说得没错，她给的确不是现钞，不过过苦日子的人需要这个。他们把那叫做食品券。在她恢复到以往的生活之前，政府都会贴补她在日常用品上的开销。我们不能当她的面讲这话，因为只能靠别人的救济过活，这肯定让她心里不好受。”

爸爸解释说，虽然我们家不会接受任何人的、尤其是政府的救助，但还有许多心地善良的人需要别人帮助。我立刻同情起奥尔逊太太来，为这些依靠别人帮助方可度日的人感到难过。同时我也觉得欣慰，我们家还没到那种境地。

几个月后，我终于有机会向爸爸证明，这一课我已牢记于心。

那天，妈妈又匆匆赶去银行了，我正在店里把刚出炉的杏

